

文學論文集

第二集

吉林大學中文系編

文学论文集

第二集

吉林大学中文系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9·长春

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吉林大學中文系師生幾年來的科學研究成果之一。包括唐宋以來各個時期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評論。其中有對唐代變文的考證研究；有對研究馬致遠的散曲雜劇的資產階級治學方法的批判；有對元雜劇《秋胡戲妻》的研究探討等。本書可供大專學校師生及一般文學愛好者參考。

文學論文集（第二集）

吉林大學中文系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長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6 1/2 插頁2 字數：149,000 印數：1—15,000冊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1·319

定價(6)：0.60元

說 明

这个論文集，收輯了我系师生的一部分科学研究論文。这些論文，有的写于大跃进之前，有的写于大跃进之中；其中有些篇并已在 我校学报和其他报刊上登載过。

近年来，我系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导和鼓舞下，有了很大的开展，并且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我們这次决定出版論文集，选載其中一部分論文，一方面是为了給这些研究成果开拓一个园地，活跃学术空气，另一方面就是检閱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策励自己，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自然，我們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取得更多的同志的批評和指正。

論文集这次暫出两集，以文艺理論、現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方面的論文为第一集；以古典文学方面的論文为第二集。今后，准备在一定时期陸續出版論文集的第三、四……集。

我們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始，自然还有缺点，特别是我們的論文的质量还不够高；但我們有信心逐步克服缺点、提高质量。在这方面，我們誠恳地期待着帮助和批評。

吉林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

1959年6月6日

目 录

略論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	韓崢嶸 (1)
論杜甫从秦州入蜀諸詩篇中的自我形象·····	王 我 (21)
試談“变文”的产生和影响·····	王庆菽 (34)
唐代小說与变文的关系·····	王庆菽 (49)
陆游的生平、思想及其創作·····	喻朝剛 (60)
关于馬致远的散曲和杂剧的評價問題·····	王万莊 (97)
論杂剧《梧桐雨》·····	宋蔭谷 (114)
論元杂剧《秋胡戏妻》·····	李妙凤 (137)
馮梦龙簡論·····	楊国祥 (156)
近代的民間歌謠·····	肖善因 (179)

略論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

韓 嶢 嶸

近年來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關於李白的研究文章，或言其詩歌的產生時代，或言其詩歌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或言其詩歌的藝術成就，等等，都不外乎是從總的方面加以研討的。我們認為；進一步的工作應該是更深入、更細緻地研究作品；只有這樣才能使討論深入下去，才能給李白作出更公正的評價。

翻開李白的集子，開卷就是古风五十九首。從創作時期上看，這些詩並不是李白一個時期的作品，是各個時期都有的。例如《古风二》就是詩人早在青年時代針對明皇廢皇后王氏事（見《舊唐書》開元十二年）而寫的一首諷諫詩；而《古风五十八》則是詩人晚年在流放夜郎途中過巫山的懷古之作。因此，從這些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出來李白思想的主要發展脈絡，儘管並不十分完全。從思想內容上看，這些詩包括了李白詩歌的幾個基本內容，其中許多篇都是比較罕見的現實意義很強的卓越的詩章；不僅如此，其中也包含了李白對文學創作的態度與主張。正是因其如此豐富，我們覺得這個題目是頗有論述價值的。

古风乃是古詩的同義語。李白的古风在文學傳統上也是有所

承繼的，所謂“遠追嗣宗詠懷，近比子昂感遇”^①；但絕不是簡單的承襲與摹仿，而是有其顯著的發展的——李白的古風中的直接指言時事的詩篇遠遠地超過了所謂“感遇”、“詠懷”詩的價值。古風五十九首乃是李白五言古詩的光輝的傑作。

就古風五十九首的內容而言，大體可分三類：一、諷喻現實的；二、感遇詠懷的；三、游仙訪道的。古風五十九首可以說是李白的雜詩，隨感隨錄，原是沒有一定標題的（按：《古風九》在《岳岳英靈集》里題作《詠懷》，而《古風八》與《古風十六》在繆本里則題作《感遇》，顯然，這些詩並非完全題作《古風》的。）；所以後來“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②（按“一篇分為三篇者”系《古風二十》，繆本分作三篇。）前人將它們搜集起來，大抵也沒有什麼一定的編排原則，總題之曰《古風》，比較隨便地“其一”、“其二”地排列下來，就算完了事。其實李白的古風也並不只此五十九首，宋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可見散失的也不在少數。

古風五十九首的絕大部分是寫于天寶年間的，根據個人編期的結果，認為寫于詩人入長安前的最多不過十篇，其餘的六分之五皆寫于入長安後。古風五十九首的絕大部分都是天寶年間的社會現實與詩人的個人遭遇的或直接或間接的反映。

提到編期還要附帶談一個問題。我們知道，由於留存下來的李白的傳記資料不多，由於李白的諷喻的浪漫主義的詩歌表現手法，所以我們在從事李白詩文的編期或系年的工作時，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乏確鑿的旁證資料。不過也並非漫無邊際可尋，只要我們徹底地了解了李白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變化過程，絕大部分

① 《唐宋詩醇》。

② 《朱子語類》。

詩歌的写作时期还是可以确定的。去年出版了黃錫珪先生的《李太白編年詩集目錄》（《李太白年譜》附）和詹鏌先生的《李白詩文系年》就証明了这个可能性。从以上两个著作看来，他們所依据的編年原則主要有二：第一、就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事件发生時間而定；第二、就作者的游踪而定。这两个原則是切实可行的，也是科学的；但是仅以这两个原則为据有好些詩篇的写作年代还是无法确定。因此还应该补充一个原則，即就作者思想的邏輯发展而定，我們觉得这个原則很重要。茲以《李白詩文系年》为例，假如詹鏌先生考虑到李白思想的邏輯发展就不会因循蕭士贊的說法将《古风五十一》系于开元廿八年下。从李白的思想发展上看，此詩一开始就把唐明皇比作殷紂王、楚怀王，末尾又写道：“彭咸久淪沒，此意与誰論？”我們觉得在开元廿八年李白对唐明皇並沒有这么大的恶感，就是在他被迫离开长安时，他还把唐明皇視為“明主”^①，他对这个“明主”还抱有希望；况且他对开元时代的社会也不会有那么深广的忧憤。因为从“夷羊滿中野，莠莠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四句看来不似开元时代的社会情景，倒更象天宝末年尖銳的社会矛盾的概括。所以我們認為这首詩当作于天宝末年，至于蕭士贊的有感于张九齡被貶的說法，純粹是一个附会。

二

唐帝国的开創者，由于吸取了隋朝的建立与复灭的經驗教訓，为巩固自己的統治，实行了一些緩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社会生产的

^① 《还山留别金門知己》。

措施，从而把唐帝国推向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代，一直延续到开元末年。到了天宝年间，虽然表面上仍是“歌舞升平”，但社会内部已潜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正在日渐加剧。古风五十九首中有三分之一的诗篇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构成了李白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最为光辉的一部分。

首先，暴露了唐统治者的腐朽、骄奢的生活。诗人曾于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在长安任翰林供奉，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并且毫不掩饰地写出了他的耳闻目睹，写出了他的愤怒，这也正是人民的愤怒。例如《古风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
斗鷄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在这里，诗人选择了现实中最典型的事物，极其鲜明地刻画出了当时京城长安的“中贵”的骄横形象。《新唐书宦者传》载：

“开元天宝中，……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对于当时崇尚斗鸡之戏的社会风气有详细的记载：有一个叫贾昌的小儿，因擅长斗鸡之戏得到了玄宗的宠幸，做了大官。当时的民谣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可见诗人的描写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与充分的典型性。并且在其表现上，真好象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画面是活动而鲜明的，千载之后的读者看来犹如临其境。“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两句简直就是“中贵”骄横形象的“特写”，真是夸张得维妙维肖。诗人以强烈的讽刺的火焰点燃起了人民的愤怒，“世无洗耳翁，谁知

尧与跖？”詩人真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这些权貴簡直就是强盜！社会的黑暗簡直达到了不辨圣賢与盜賊的地步！詩人后来在《叙旧贈江阳宰陆調》詩中說：“我昔斗鷄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由此可見詩人当时在长安曾遭受过“斗鷄徒”、“五陵豪”的凌辱，詩人确是斃了一肚子怨气的。所以在这里詩人的立場与态度便与人民的立場与态度合而为一了，詩人的声音也便是人民的声音了；这首詩从而具有着强烈的战斗性与高度的人民性。又如《古风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鷄金宫里，蹴鞠瑤台边。举动搖白日，指揮回青天。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独有楊執戟，閉关草太玄。

这首詩可以看作《古风二十四》的姊妹篇，对統治阶级的“斗鷄金宫里，蹴鞠瑤台边”的荒淫腐朽的生活作了充分的揭露。但二者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詩中表現出来的作者的立場与态度問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然，詩人的思想矛盾使然，表現在这首詩里的态度則溫和得多了，以劝告、警告代替了前者的諷刺与怒罵。“举动搖白日，指揮回青天”——乃是詩人以微言規劝唐玄宗不要听信那些斗鷄蹴鞠之徒的鬼話，否則就会誤国的！

“当途何翕忽，失路长棄捐！”——乃是詩人向那些斗鷄蹴鞠之徒提出来的警告：你們不要趾高气揚了，誤国殃民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的！我們通过这两首詩的思想內容的比較，表明了文艺理論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即便是同一个作家，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作品表現出来的人民性在程度上也会有区别的，有的則强，有的則弱。在这首詩里，詩人所反对的固然和人民所反对的一

致，但詩人的思想却和人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距離。“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表現了一種消極的“獨善其身”的思想，他打算效仿漢代的楊子雲，閉門歸隱，專門從事著述了，這種思想和人民完全是毫不相干的。

《古風八》、《古風十八》、《古風四十三》、《古風五十五》同樣也是昂揚着猛烈的戰鬥精神的諷刺統治階級的詩篇。如《古風十八》：

……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余輝半城樓。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起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鸞鴛，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

這是一首很出色的詩，前人曾把這首詩和杜甫的《麗人行》相比，說“此刺當時貴幸之徒，怙侈驕縱而不恤其後也。……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讀此能令權門胆落，詩眼以為氣骨，惟李杜有之，良然。”^①

此外，詩人還諷刺了唐明皇的喜好求仙問道。《通鑑》天寶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古風三》就是為此等事而發的：

……尚采不死藥，茫然傳心哀。……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回？
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我們知道李白也是喜歡求仙問道的，那他為什麼要反對唐明

① - 《唐宋詩集》。

皇求仙問道呢？《古风四十八》回答得很明白：“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鷹春？”可見詩人反對的主要不在於求仙問道本身，而是在於反對因為求仙問道而荒廢政事，不顧人民疾苦。

其次，極力反對唐室的勞兵黷武——不斷進行勞民傷財的開拓邊疆的戰爭。詩人對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災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例如《古风十四》：

胡關饞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戍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杀气，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這首詩就是反映天寶八載唐玄宗命哥舒翰攻吐番石堡城，致使“唐士卒死者數萬”^①的战事的。“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真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悲慘畫面。本着人道主義精神，詩人對於士卒寄以深切的同情，他了解他們離鄉背井的悲痛，他懂得他們關山征戍的飢苦。我們應該注意“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兩句，詩人不僅寫出了戰爭給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而且也表現了那些農民出身的士兵顧念土地的心情——詩人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真是息息相通啊！本着愛國主義精神，詩人更憤恨吐番的侵擾邊疆。在人道主義與愛國主義兩種精神的交織下，詩人無限感慨地說：“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堂堂的大唐帝國竟連一個能夠保衛邊疆的良將都找不出來了！這首詩的重要歷史價值就在於它很明顯地揭示了唐帝國的軍事已由優

① 《資治通鑑》。

勢轉入劣勢的事實。又《古風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征兵。渡滸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因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這是針對天寶十載楊國忠征兵討南詔發動不義的戰爭的情況而寫的。據《通鑑》載：當時人民“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使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由此可見，這首詩的真實性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真是一篇可以“泣鬼神”的史詩啊！李白寫在這里的征兵的悲慘情景真可和杜甫的《新安吏》相媲美（“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與杜甫一樣，詩人對於那些士兵寄以深厚的同情。在《古風六》的結尾，詩人更設身處地地替士兵叫苦：“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但由於時代不同，戰爭性質不同，詩人李白由對人民的同情上升為對於“三公運權衡”的強烈憤怒。特別是末尾的“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句，不但指責了統治者不顧人民疾苦的罪惡，同時又指出了正確解決民族矛盾的道路，代表了人民的正義呼聲。

然而，早年精明圖治的李隆基卻越來越昏庸了，臨到安史之亂前夕，還“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①而李林甫、楊國忠之流時刻不忘樹黨營私。

^① 《資治通鑑》。

制造政爭，大大地助长了安祿山的反动势力，大大地伤害了唐帝国的国力，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着这矛盾愈来愈激化了的现实，詩人是抱着什么态度呢？詩人屡屡感慨：“大运有淪忽”、“世道日交喪”、“道喪無時還”、“世道終紛拏”^①。詩人的敏感，使他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唐帝国在走下坡路了！在《古风三十二》中說：

……天寒悲風生，夜久眾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詩人在寒風凜冽、一片漆黑的深夜里，通夜不眠地唱着忧国忧民的歌子，可見詩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是多么关切！詩人此时更象預言家一样預示着社会危机即将到来，諄諄地告誡唐明皇不应无视这个现实。于《古风五十三》借历史故事一面痛罵那些权臣說：“姦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一面警告唐明皇說：“果然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这話真可說是“匕首”，是“投枪”，字字击中了社会的要害。果然，天宝十四載“漁洋擊鼓”惊破了“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爆发証明了詩人的天才預見。然而可叹可憾的是詩人喊得唇焦舌敝、声嘶力竭也沒有喚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如《古风五十一》：

殷后乱天紀，楚怀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茱萸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須空嬋娟。彭咸久淪沒，此意与誰論？

詩人在这里把整个社会比作殷紂王、楚怀王的时代，把唐明

① 《古风三十二》、《古风二十五》、《古风三十》、《古风二十九》。

皇比作和殷紂王、楚怀王一样的昏君。在这“夷羊滿中野，莠蕪盈高門”的社会里，尽管詩人有多么宏伟的抱負，有多么耿耿的爱国热情，也是沒有人理解、沒有人重視的，詩人怎能不覺得孤独与寂寞呢？“彭咸久淪沒，此意与誰論？”——詩人的确和屈原一样，有着多么深广的忧憤啊！

不仅如此，有时詩人簡直出离于忧憤而为大胆的詛咒了。例如《古风三十一》：

郑容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還
鎬池公，“明年詛龙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
千春隔流水。

我們看这不明明是借郑容入关的故事，把唐明皇比作秦始皇，而又詛咒他該死嗎！并且还假托秦人的口吻，表現了他对于“世外桃源”那种理想世界的向往。这种想法虽然还比較消极，但却是和人民的思想联系着的。

三

古风五十九首中属于感遇詠怀的詩亦占三分之一强。我們將这些詩联系起来看，十分清楚地展示出来了詩人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我們面前站出了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詩人形象。

詩人在入长安前，从他二十五岁离蜀出游时算起，已經过了十載的漫游生活。于《上安州裴长史書》中說：“以为士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国，辞亲远游。”詩人怀着极大的政治抱負——“投竿佐皇报”，“相与济蒼生”。

这种思想在客观上乃是“盛唐”富庶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在主观上，诗人年龄轻，生活经验少，又对自己的才能相当自负。

诗人要求打破精神桎梏，要做一个翻江倒海的弄潮儿。在讀《庄子》《逍遥游》时，他想能象那里描写的北溟巨鱼一样：“仰噴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古风三十三》）积极热情地要求着立功立业，要求創造。因此他非常羡慕魯仲連，諸葛亮，謝安等为社稷蒼生立下了功勋的人物。如《古风十》：

齐有倜傥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閃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同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诗人仰慕的是“却秦振英声”的魯仲連，诗人頌揚的是“意輕千金贈”的魯仲連。因此他說自己“拂衣可同調”，他一向崇尚的正是那“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①的高尚人格。

但是，当时并没有哪个高官发现他的才华而荐他入仕，这便和诗人的施展抱負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迫不得已诗人于三十岁左右进行了一些請当时要人为他援引的活动：“长揖韓荊州”，甚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地請求裴长史，李长史原宥；然而非但未能“揚眉吐气，激昂青云”，反是“謗言忽生，众口攢毀”，落个“若浮云而无依”“悲歌自怜”。^②《古风五十七》以鳥为喻，诗人感慨地說：“飞者莫我顧，叹息将安归？”诗人渐渐明白了社会之溷浊，《古风二十一》写道：“郢客吟白雪，……举世誰为传？試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

① 《还山留别金門知己》。

② 《忆襄阳旧游贈馬少府巨》、《与韓荊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上安州李长史书》。

有时詩人不免也有些失望，他想起了屈原在“离骚”里說的話：“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便写了《古风五十二》，說：“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但他終未因此失去信心，《古风十六》說：“雌雄終不隔，神物会当逢！”这里还洋溢着对自己前途多么乐观的情緒啊！詩人仍然期待着那“輔佐朝廷”的机会，以燕赵秀色自比：“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鸞！”（《古风二十七》）以幽泉碧荷自比：“結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古风二十六》）

天宝元年，由于詩人的赫赫声誉，唐玄宗将他召入长安，做了“翰林供奉”。实际上，唐明皇不过是用他做升平的点綴，叫他象清客一样作行乐歌詞供他的享乐。同时正值“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任宰相，一貫极力排挤有才干的讀書人，那高力士之流也正在橫行霸道，所謂“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本来是抱着“平交王侯”而“相与济蒼生”打算的詩人，怎能任凭摆布，奴顏婢膝地做侍从呢？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真是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他只好飲酒酣歌以寄托他的狂傲和憤懣了，他說：“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①有时他仰望着那自由“搖裔”的白鷗，也似是十分后悔地說：“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古风四十二》）这种想法在《古风二十二》表現得更为明显：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声。胡馬顧朔雪，躑躅长嘶鸣。感物动我心，綰然含归情。昔視秋蛾飞，今見春蚕生。嫋嫋柔結叶，萋萋柳垂荣。急节謝流水，羈心搖旌旌。揮涕且复去，惻愴何时平？

① 《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